

近些年来,我陆续认识并熟悉了好几位北海作家。比如生活在北海的无为、王彤羽和小昌。他们有的比我年长,有的比我年轻,因为稿件往来,我和他们渐渐熟络了,但我只跟小昌在南宁见过,另外两位,都缘怪一面。此外,我还认识已经离开了北海的陈建功、谢凌洁两位前辈。和陈老师好多年前曾在富春江边小酌;谢凌洁知道我喜侍弄花草,特意从荷兰给我寄来郁金香种球……有时我会疑惑,北海只算得上一座四线小城吧?何以会有如此众多的作家?

北海的海

甫跃辉

下榻在辰茂海滩酒店。酒店前是北海银滩,酒店边是上海路——我从上海来,住在上海路边,真是奇妙的巧合。从上海路一直往北走九公里,又是一片海。

在这儿,我从朋友车上下来,匆匆走到海滩上,海滩柔软,在脚下轻微凹陷。几只无人的船停在离海滩不远处,风浪很大,船身颠簸,仿佛随时会沉没。然而它们并未沉没,只是在风浪里颠簸。我跑向海边,蹲下身,匆匆触碰了一下海水,转身就要离开,这才发现,海滩上有条小鱼,银白,菱形。眼睛圆睁着,嘴巴大张开,生命的气息早已远离。我把它从沙滩上捡起,放在掌心,潮湿,

柔软,死亡的分量不值一提。它的死,在我眼里呈现出美。我下意识地四下张望,身边的沙滩上,还有不少小鱼,一条两条三条,星星点点散布着,银白,菱

形。我又捡起一只,外加一片贝壳,放在掌心。仍然很轻。想起那句话,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更多的我没法捡拾了。我茫茫然地在海滩上驻足。沉默的死和静寂的美,在这一瞬间被我一个人占有。

想起海明威。海明威让老人在第八十五天钓到一条身长十八尺、体重一千五百磅的大马林鱼。而我只得到小小的两条鲷鱼。我又看了它们一眼,阴天里闪耀的两个微弱白点。我本想带走它们,转身朝大海跑了几步,挥动手臂,两只小鱼连同贝壳一起飞出。我不确定它们不能回到大海。我确信它们再没法回到大海。

朋友送我到老街。天气似乎愈发阴冷了,风吹动老街墙面上鲜红欲滴的三角梅,似乎要将红色吹离花朵。我明显低估了这亚热带的冷。

北海有更坚硬的海。涠洲岛,五彩滩。这片平整的石质海岸的形成,

多半靠的是人力,是岛上的人民开采石料后留下的。我在湿滑的海滩上行走,看一眼大海,又看一眼脚下,想象不出,当年的人民,是如何在这莽荒之地艰难劳作的。

只有大海喧响如故。前阵子我才去过汕尾,那儿也有无限广阔的海。但要说和大海亲密接触,得到北海才有。从辰茂海滩酒店去涠洲岛,得在海上航行五十多公里,来时还好,风平浪静;回去时麻烦了,狂风大作,巨浪滔天。对于惯于海上航行的人们来说,或许没这么夸张,但对于我们这些居于内陆的人来说,确是如此。你看,就连客船都回不去了啊。怎么办呢?只能等。我们二十来个人,吃完了饭,就在饭店里干等着。我和北海文联主席韦晓红、前主席董晓燕坐一块儿,听她们聊北海,聊北海的写作者。从她们的言辞里,能感受到对北海写作者的殷切期待,以及对北海这片土地的热忱。有这样的文学组织者,是北海能出现那么多写作者的一大原因吧?

更重要的原因,或许是因为环绕了大半个北海的海。这是些风格迥异的海,柔软的海,粗砺的海和坚毅的海。海是一面镜子,投映出人们复杂的内心,让写作者得以对人、对世界有更加深切的认知。

想起青年作家王彤羽在小说《鲸鱼》里写的那个绝望纠结的故事。“太阳还没完全升起,有大半还躲藏在鲸鱼的身后,海滩被鲸鱼笼罩在了阴影下。”北海海面上时常出现的小布氏鲸,是小说里的重要意象。它是大海抛向陆地的一枚炮弹,炸出人间五味杂陈缤纷万象。

——那晚,直到夜里八点,风浪稍歇,客船方才出发。然而,上了船才知道,大海仍然波动不止。我去卫生间,往返的路上,高一脚低一脚,直如喝醉了一般。大海,让人如此迷醉。北海,因了这样的大海,注定是与众不同的。

茶是清淡之物,作家是幻虚之人,二者必成朋友。在中国历史上,从古至今,作家与茶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唐朝有诗人李白、王维,亦仙亦僧,以茶催化自己;词人陆游,更是对茶咏叹不绝。近代以降,作家更是不分中外,对茶的描述与品位越来越多。盖因近三四百年以来,中国茶叶出口英国,由英国波及其他国家,狄更斯等国外作家对茶的描述,可谓细致入微。

学贯中西的林语堂,早年以“三泡”之说来比喻喝茶,多少还有些流俗;后来向西方国家介绍中国茶文化,他是典型的安逸派文人,和周作人当有一比。在骨气方面,周作人无法和他的哥哥鲁迅先生相比。虽然周氏兄弟二人反目的原因,至今仍为文坛难以解除的公案,但二人对喝茶的态度,也可看出两人生活态度之截然不同。周作人把喝茶当生活,讲究自我享乐;鲁迅把喝茶当作人生要事,乐于分享他人,他的好友日本作家内山完造先生在他的书店向顾客施舍茶水,鲁迅也甘愿奉献茶叶以相助。这是鲁迅呐喊品质的外露,与周作人虽为同胞兄弟,两人终因气质不同而分道扬镳,是在所难免。

说着说着就想到了汪曾祺,汪先生最值得回忆的时光,就是在西南联大时的喝茶清闲之时。昆明茶

室,有大茶楼小店铺之分,汪先生那时是一个穷书生,喝不起好茶,也不能像他后来写的《沙家浜》里的阿庆嫂“垒起三灶灶,铜壶煮三江”那么潇洒,只能邀二三学子或同道,在昆明小茶店里卖弄文人骚情。汪先生

作家与茶

戴荣里

精于茶道,与其小时在高邮养成的习惯有关。高邮是苏北的一座水城,往来人多,歇脚、等船,需茶解乏消磨时光。城内茶馆与牌局相伴而生,演绎着小镇人的凡俗生活,也正因为这样的人间烟火气,让汪曾祺的散文有着直接打通读者任督二脉的功夫。

陆文夫先生喝茶,堪与汪先生有一比,写作时,一本书,一支烟,一杯茶,构成文人独有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平衡。茶分多种,即便是喝茶,最低种的茶是茶末,茶末也有高末、低末、灰末之分,陆先生是断然不喝灰末的。多年以来,他一直坚持喝高末,体现着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尊严。读到他的文字,哑然失笑之余,还是感到些酸涩。

老舍先生能耐,一部《茶馆》描述了三代人的精神生活,五十多年

的历史,浓缩在茶馆里表演,这要作家具有怎样洞穿世事的能力?老舍先生是把人间事,做成了茶饼,然后泡出来给观众喝,只有身手不凡的作家,才有这样的大手笔!只是他后来把自己变成了一枚茶叶,泡进深水,让后人猜测那湖的温度。

作家与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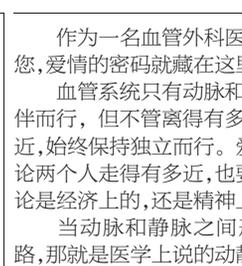
戴荣里

我在北京,很少约作家朋友喝茶,倒是有一位女作家,喜欢喝各类花茶。有一次她请我品茶,菊花的黄和玫瑰的红,在玻璃杯里荡漾开去,犹如女作家的作品。受人敬重的冰心老人,生前最喜欢喝茉莉花茶,晚年特别喜欢喝菊花茶,看着菊花在杯子里铺散开。她的文字,透着朵朵花香。

鲁迅先生最喜欢用盖碗茶喝茶,是因为他有过去用长袍喝茶没有喝出好茶滋味的经验教训。鲁迅体会到好茶要有好茶具,这盖碗茶是有很多讲究的,上盖为天,下托为地,中间的茶碗代表人,掬一尊盖碗茶,天地人则合二为一也。

对茶的态度,也是文人文风的体现。被人尊为“茶博士”的胡适,他的少年好友,算作他本家长辈的茶叶商,原打算以他的名义做茶叶广告,被他断然拒绝。

古今作家对茶叶的态度,里面真是藏着很多学问。读读作家们的茶学问,必有收获。



青春无羁走天下

梁永安

收到学生送来小礼物,打开一看,小巧的2019年历,还有自由尼泊尔的一套明信片,都是自己拍、自己制作的。心里暖风吹来,豁然看到一望无际的雪山大河。年历上的那些藏地孩子,脸色被阳光染得通红,笑容灿烂,明信片上的尼泊尔人,每双眼睛都洋溢着淳朴。

很感动于这种手工的美感,手工是一个充满细节的过程,人与物在无言的对话中互相发现、互相渗透、互相改变,互相成就,最后一声轻叹,从此相看无厌。生活就是这样获得了底蕴,容纳了时光冷暖。成长的一大误区是只讲情怀,没有具体,社会潮流起伏跌宕,情怀难免时过境迁,最终空空如也,坠落到坚硬的尘世中。人最不能放弃的,恰恰是亲手打造的生活细微,那一笔一笔画出的手绘、一梭一梭织出的锦带、一锤一锤打出的米糕……

人生是一脚低一脚高走过的河流,大部分时间在怅然中,只有在手工的凝神里,生命才安静,物我两忘,时过境迁。

2009年7月去新疆喀什,在高台民居看到一户维吾尔族烧陶人,家里摆满各种陶器,青红黄黑色彩斑斓。男主人30多岁,一边做着陶罐的泥坯,一边有些抱怨地说:“做这个太累,也挣不了多少钱,可我爸爸非要我做这个,他说不能不做,好多人都不做了,再不做就失传了。”他虽然这样说,干活儿却很卖力,阳台上做好泥胚,乐呵呵地搬到下面的烤炉里,忙个不停。

一代代手艺人都是这样过来的吧:不情不愿地开了头,却被细节一天天带动,不知不觉融化进去,再也分不开。烧陶人如此,所有枝繁叶茂的生活,何尝不是这样。

粟特人起源于中亚,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商人。在古都西安,近些年出土了很多粟特人的墓葬,很有中原特色,这其中在2004年出土的“康业墓”,很有代表性。墓主人口中、手中都含有、握有货币,符合中原的葬俗,是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体现。

2004年春天,陕西一住宅小区在进行城市基建施工的过程中,意外地在一大型垃圾堆下发现了一座北周天和六年(571年)的中亚粟特人康业墓。4月6日,当考古工作者进驻工地之时,墓道与墓顶几乎已被破坏殆尽,狼藉不堪,砖封门仅残存30多厘米,石门东侧门框已断为两截,所幸的是墓室内保存尚好,未受到任何破坏。在墓室西部南侧发现零乱的动物骨骼,并发现墓主人腰部有腰带铜饰件,有丝绸痕迹。

我的学生、领队程林泉馆长请我去发掘现场,亲眼目睹了死者右侧出土“布泉”一枚的惊人场景。石榻之上置骨架一具,保存完好,头向西,面向上,仰身直肢,骨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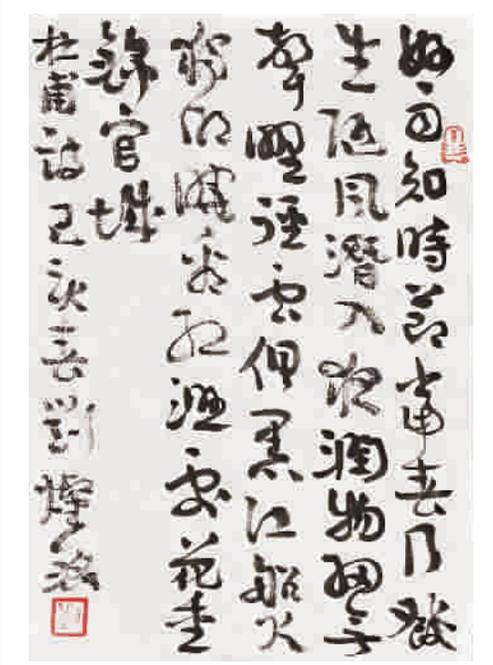
之上有数层丝绸痕迹,腰部出土有铜带扣及腰带饰件,在先后清理骨架的过程中,发现在死者口中含有一枚东罗马金币,右手一侧握有一枚北周布泉货币。

西安发掘中亚粟特人古墓

王维坤

基础上,邀请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及陕西省文保中心文保专家会同我所文保工作人员联合对骨架进行了清理,提取了丝织品样品,骨架计划进行DNA鉴定。

如此看来,我认为康业墓发现的“在死者口中含有一枚东罗马金币,右手一侧握有一枚北周布泉货币”的所谓“死含”习俗,就应该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埋葬习俗“口实”“玉含”与“饭含”的继承与发展。它是死者口含具有货币职能——货贝的前身和最原始的随葬形态。即最早起源于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的死者口含贝壳、蚌壳以及石块的习俗。而在这次发现之前,我就在研究中反复强调:与其说是“死含”,倒不如说



录杜甫《春夜喜雨》(书法) 刘灿铭

作为一名血管外科医生,我想告诉您,爱情的密码就藏在这里。

血管系统只有动脉和静脉,他们相伴而行,但不管离得有多远,走得多近,始终保持独立而行。爱情也一样,无论两个人走得多近,也要保持独立,不论是经济上的,还是精神上的。

当动脉和静脉之间形成了直接通路,那就是医学上说的动静脉瘘,这种动静脉瘘时间久了就会产生一系列问题,比如静脉压增高,心脏的回流量增加,引起心脏扩大,心脏进行性扩大可导致心力衰竭等等。心脏被打击了,就像爱情的基础被慢慢侵蚀,爱情终将名存实亡。

区别于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等开放的系统,血管系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不允许出现漏血现象,如果有漏血出血现象,血液不断减少,自然会引发机体衰亡。爱情也一样,一旦被第三者窃取,二人的关系将很难维系。

另有意思的是,血管系统虽然看似封闭,但它通过末端的毛细血管在不断地与外界进行营养交换,说明爱情再封闭,也要与外界始终保持沟通,吸收外界的营养,来丰富彼此的爱情。

虽然从皮肤表面我们也隐约能看到或摸到血管,但我们并不能看清清楚。爱情也是这样令人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似有若无,似幻似真。

据说,如果把全身的血管都抽出来,可以达到10万公里,环绕地球赤道2圈半。爱情也是如此,一旦开始,若想磨合到像血管系统这么精密、稳固,注定是一次长跑。

之前说了这么多,大家对于动脉和静脉形象为男生和女生已经比较熟悉了。动脉主要为人体输送富氧的动脉血,为营养各个器官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韧性好,动力足;静脉主要回收乏氧静脉血,韧性好,较舒缓。说明在谈恋爱的过程中,男生需要更加热情,更加主动。

人体一旦出现高血压,首先表现在动脉中,动脉自然就会承受更大的压力,高血压还会带来众多次生灾害,比如主动脉夹层,即血流把血管内膜撕破,在血管壁中间形成大血包,面临破裂猝死;动脉瘤,即动脉壁像起包的自行车胎慢慢隆起,同样面临破裂猝死等动脉疾病。这些都说明在爱情的长跑中,男生必然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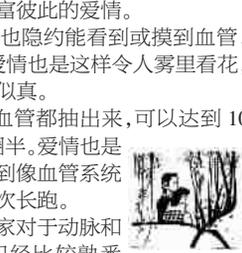
但是,请记住,动脉一旦得病最终将殃及静脉,所以提醒恋爱中的女生切莫把一切责任都压给男生,一旦不堪重负,双方均受伤害。

血管系统在人体内盘根错节,但通过医学解剖观察很容易发现,无论血管怎么错综复杂,走向都只有一个,并始终保持血液有序循环,核心是,起于心脏,终于心脏。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只要我们用“心”,爱情就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血液发于心而止于心,人永远忘不了带来特殊心跳的那个时刻和那个地。很多影视作品中,不管男女主角是成了还是分了,都会选择回到爱情起步的地方,选择再开始,或结束。情感的浓淡无论怎么演变,随着时间的沉淀,人们最难忘的还是最初的那份心动。沧海桑田,人类最初启动爱情的基因没有改变,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也始终如初。

藏在血管里的爱情密码

庄郁峰



明日请看,一张找了十年的文物照片带来的惊喜。

责任编辑:徐婉青